

隔帘花影

〔清〕佚名撰

序

《易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恶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

《书》曰：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恶降之百殃。”从自古以来，福善祸淫之理，天固不爽毫厘。即或有作善之人未尝获庆，作恶之人未免遭殃，其皆不无可疑。然天道无私，不报于其时，必报于其后；不报于其身，必报于其子孙，从未有善人永不获福、恶人世享豪华者。报应之机，迅速不同，人特未之深观而默察耳。

《金瓶梅》一书虽系空言，但观西门平生所为，淫荡无节，蛮横已极，宜乎及身即受惨变，乃享厚福以终。至其报复，亦不过妻散财亡，家门冷落而止。似乎天道悠远，所报不足以蔽其辜。此《隔帘花影》四十八卷所以继正续两编而作也。至于西门易为南宫、月娘易为云娘、孝哥易为慧哥，其余一切人等，名目俱更，俾阅者惊其笔端变幻，波澜绚丽，几曾识其所自始。其实作者本意不过借影指点，去前编有相为表里织妙。故南宫吉生前好色贪财等事，于卷首轻轻点过，以后将人情之恶薄、感应之分明，极力描写，以见无人不报，无事不报，直至妻子历尽苦辛，终归于为善以赎前愆而后已。

揆之福善祸淫之理，彰明较著，则是书也，不独深合于六经之旨，且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不小。后之览者，幸勿以空言而忽之也可！

四桥居士谨题

第一回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

诗曰：

古今何地不欹倾，独有青天一坦平。
无臭无声疑混沌，有张有主最分明。
饶他奸巧逃王法，任是欺瞒脱世评。
论到冥冥彰报应，何曾毫发肯容情。

又曰：

苍苍不是巧安排，自受皆由自作来。
善恶理明难替代，影形业在怎分开。
突当后报惊无妄，细想前因信正该。
此事从来毫不爽，不须疑惑不须猜。

话说大宋末年，山东东昌府武城县地方，有个土财主，复姓南宫，名吉。他出身市井，乘着一派好时运，做起人家，遂只认做是他自家的才能本事上得来，便不守本分，凡事竟不管好歹，敢做敢为。果然运好，偏生做着，就得一注财利，故一发做得胆大了。后来做出了名，就费些势力，扭曲作直，也要做成了。由此做去，虽做得快活，就有些做得人都害怕了。他见人害怕的多，恐防暗算，只得用些资财，干了个千户前程，将身子遮盖在大权贵的官府名下，

使人算计他不得，故地方乡党俱让他三分。

这南宫吉，论他做事强横，虽然是个小人，却有一段好处，为人慷慨慈祥，绝不难为穷苦之人。有人奉承得他快活，便要他周济些银钱，他倒不吝。故此，就有一班小人朋友，在他门下走动，捧他的臀，呵他的卵胞，说他是个豪杰，称他是个福人。他竟信以为真，故使着一篷风，时时伤些天理，竟不自知然。细细想来，他别事伤的天理也还有限，独到了女色二字上，便死也不顾了。

他娶了一个正室，姓楚，小名云娘。她为人甚是贤惠，又生得姿容秀洁，要算八九分人才。这南宫吉若是个安分守己之人，娶了如此一个妻子，便终身相守，也不叫做房帙寂寞了。谁知这南宫吉淫心太重，看了桃花红得可爱，又想着李花白得可怜，便东勾西引，一连就娶了五六个。一个陶氏，绰号银纽丝；一个木氏，绰号红绣鞋。这两个更觉妖冶，最为南宫吉所溺爱。还有一个乔氏，叫做倩女，原是娼妓出身；还有一个卢氏，小名叫做燕姐，人就顺口称她做卢家燕；还有一个叫做袁玉奴。还有一个丫鬟，叫做红香，颇有几分颜色，也是南宫吉收在身边用的。

若论财主家，这五六个妻妾，一一俱是自家用聘财明媒正娶了来家，虽说犯分，却也还不伤天理。怎奈他都是先看上，钻狗洞偷到手，然后倚钱势歪厮缠，千方百计谋了来家；不是透捉她的家财，就是谋害她的夫命。如此作为，你道伤天理不伤天理！所以无理不容，只活到三十三岁上，就一旦暴病死了。

若论他既一身死了，便有些冤债，也可算作偿了。谁知这冤债不是糊涂偿得的，有一分定要还他一分；生前不能偿，死后也要偿的；自身不能偿，子孙也要偿的；今生不能偿，后世也要偿的；万万不爽，所以叫做“三世报”。但偿在眼前，人便知道他从前的过恶，便欢喜道：“这是现世报了！”若报到死后，或是子孙、或是后世，人便有知有不知；就知道些影响的大意，也不知天理之报应一

一如此之巧妙。故书窗闲暇，聊将这南宫吉死后与子孙后世昭报之事，细细拈出，请世人三餐饭罢时一着眼，五夜梦回里一思量，也可见积善降祥，积不善降殃，天理之昭然有如此，稍于人事之邪心收一收，庶不负一番立言之意。正是：

淫乱人心纠不住，奸邪王法也难查；
唯存天理昭明报，点滴毫厘不许差。

话说这南宫吉，平生所为不端之事非一，一时也不能细述，盖其大意，前已表过。但想他做了一世的阎阎奸恶，逞了半生的市井强梁；苦挣的家财，不减泰山北斗，盖造的房屋，何殊天室仙宫；坐拥着大妻小妾，呼使着百婢千奴。谁知乐极悲生，泰消否至，一旦贪淫死去，过不得一二年，奸骗来的婢妾，早又被别人奸骗了去；附和他的一班损友，早又去附和他人；家人小厮逃者逃，盗者盗，十人中存不得一个；生意买卖，原不是将本求利川流不息之计，故伙计生心，渐渐不能如前，再过些时，消的消，折的折，竟一文也没得进门。忙检点家中的时势，有如秋叶之落，又有如春雪之消，不是动人嘲笑，就是惹人谈论。还亏得他这个正室楚云娘，是个有志气能贞守的妇人，又生了一个遗腹子叫做慧哥，替他撑持门户。此时家人只有一个泰定儿不改常，守着不去，使女只有细珠，已配与泰定做媳妇，有些仗义，跟随度日，其余尽皆星散，不知去向。

到了徽宗二十年间，又不幸遇着金兵入寇，把汴京围了，掳掠金银子女无算。此时山东、河北地方，传闻得俱被金兵破了。过不多两日，又闻得济南府也破了。众人都议说：“武城去临清不远，况一向富庶有名，怎能保得金兵不来屠戮？”此时金兵尚不知在何处，早有无数地方土贼，乘着人心慌乱，东西放火，假招摇说是金兵来了，四下里唬吓人家。那些胆小的，早逃的逃，躲的躲，纷纷

不绝。泰定儿打探得知，只得报与楚云娘知道。楚云娘听了，直惊得痴呆，连话都说不出。欲待随众逃避，偌大的房室家计，却叫谁人看管？欲要守定不逃，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掠去，岂不出丑？我便拼着一死尽节！又想：这三四岁的儿子，一旦也遭屠戮，便要绝了南宫之嗣，倒不如弃了家缘，且留得母子之命，再作区处。算计定了，便叫泰定儿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了，该锁的锁了，且遮掩一时。

又在家挨了一日，见信息越紧，人家逃躲得络绎不绝，便按捺不定，只得叫细珠抱着慧哥，泰定拿着些盘缠并随身行李，相伴出门。这楚云娘从来出门俱是抬轿子双仆跟随，何曾自走一步。今见事急，只得步走。走便走，终是不惯，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。才走得三五百步，刚转得一个弯，不提防一阵人乱哄哄冲将来，口里只嚷道：“不好了，金兵已在后了！”云娘吃了一惊，便顾不得好歹，只跟定细珠、慧哥，往前急走，及走得出城，心才放些。再回头看时，早不知泰定儿是在哪里冲散，竟不见来了。欲待要找寻，不敢复入城中；欲要等待，又怕撞着金兵。没奈何，只得随着众人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去。

走了二三里路，忽遇见一个大寺，问人说是“普福寺”。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，也有进寺去寻躲藏的。楚云娘此时已走不动，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。不期这普福寺的僧官，盖造大殿化缘时，曾受了南宫吉五十两布施，时常送盒盘来走动，一向认得楚云娘的。忽今日见了，虽知南宫吉已死，却晓得楚云娘还是富室，不敢怠慢，只得殷勤款待，留她在一间净室里存身。云娘到了此时此际，便是受恩深处，喜出望外。不料躲不得一两日，金兵来的信息一发紧了。这僧官虽说是个和尚，却身边有些积蓄，也怕有失，便顾不得云娘的生死，竟趁着黑夜，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云娘起来，只见躲难妇人越来越多，这僧官与几个

和尚，影儿早已不见，因与细珠说道：“僧官逃去倒也罢了，只是这粥饭却怎生有的吃？”细珠道：“娘且莫要慌，我方才在他香积厨下寻水净面，看见他还藏着一瓮米，在家伙厨底下，我们且悄悄煮吃了，再作区处。”云娘道：“既有米，就好挨了。”二人算计着，到夜静时，佛前取火，煮些稀粥充饥。又苦熬了两日。

不期这一日，天还未亮，早有许多人跑进寺来，乱嚷道：“不好了，金兵已进城放火杀人劫掠了！城中劫掠完，只怕要到城外来劫掠哩！这普福寺离城不远，恐亦不能保全，还是躲远些的好。”说话纷纷。楚云娘听了，早又吓得心惊胆跳。细珠抱慧哥在怀中，见娘惊慌，也只是啼哭。云娘欲要住下，又见人都害怕躲去了；欲要再寻远处去躲，泰定又失散了，两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，身边无钱，又不认得路，却往何处去好？踌躇许久，看看寺里躲的妇人一个也没了，心下越慌，因对细珠商量道：“人都走尽，眼见的这里存不得身了，只好跟着人，随路去撞了。”细珠道：“没有别法，只好如此。”因依旧抱了慧哥，同着云娘，走了出来。刚走到大殿上，只见佛面前琉璃底下，早有一个老僧盘着脚在那里打坐。看见云娘领着细珠怀抱慧哥，要走出殿去，忽开口叫道：“女菩萨，此处安稳，不消别去。”楚云娘此时慌慌张张，虽看见和尚打坐，却不曾留心细看，忽听明叫她莫去，忙回身一看时，方见那老和尚：

长眉垂作发，细骨结成骸。厚背山般起，谦腰弓样排。

白头笼雪帽，赤脚踏泥鞋。妙处请参看，是呆还是乖。

楚云娘细看那老僧，生得有些异像，又见他出言奇异，知是不凡，因拜倒在地，说道：“难妇楚氏，难子慧儿，已是寡妇孤儿，苦不胜言。今又遭此兵火之变，去住无门，正在迷途，乞老佛慈悲，指示一条生路！”那老僧道：“生死皆是往因，躲避要有缘法。你母

子往因虽远，却此寺与你有缘法。你此处不躲，更思何往？”楚云娘道：“此处既然可躲，为何这些妇女转纷纷去了？”老僧道：“她们于此无缘，自然别寻生死，怎么一例论得？”云娘见老僧说话有些奇异，不敢不信，因再拜道：“多蒙老佛指迷，还望垂慈保佑！”拜罢，仍同细珠抱了慧哥，又躲了进去。躲便躲了，却提心吊胆，不能暂安。

忽又有人躲将来，说道：“城里已杀得人山人海了，只怕就要杀到这里来哩，这里如何存得身住？”遂又慌慌地去了。楚云娘听见，怎不惊慌？欲要躲到别处去，听了老和尚之言，不敢妄走；欲要再寻老和尚问声，那老和尚又不知哪里去了。到夜间，乌黑的一个大空寺里，只得她两个妇女一个孩子，蹲在里面，孤孤单单，好不苦恼。若非报应，安能至此！正是：

只思奢侈易为欢，不道灾生受苦难。
颠苦流离尝一遍，始知大福是平安。

楚云娘同慧哥、细珠躲在寺中，虽惊惊慌慌，苦挨了两日夜，却喜得果如老僧之言，安安稳稳，并无一个兵马到寺中来搅扰。只到第三日，方才有人走进寺来，传说道：“金兵已去了。”早有许多逃难的百姓，你说不见了妻，我说不见了子，都纷纷到寺中来找寻。细珠见了，就要劝云娘出寺回家去。云娘正要起身，只见泰定儿也找寻将来。大家相见，问明兵果退去，方才欢欢喜喜，商量同回家去。只因这一同回家去，有分教：

惊飞乌鹊方才定，暗伏豺狼又逞凶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

诗曰：

浮沤聚散岂为期，零乱花魂风雨吹。
绣枕余香春梦影，檀槽流韵断肠词。
难将白雪留苏小，谁借黄金铸牧之？
我亦多情题恨谱，倾城何必恨蛾眉。

话说楚云娘在普福寺躲兵，幸得平安躲过，只见泰定来找着了，大家欢欢喜喜，便算计还家。仍叫细珠抱着四岁慧哥进城来。到得城中一看，好不惊恐，只见：

城门烧毁，垛口推平。一堆堆白骨露尸骸，几处处朱门成瓦砾。三街六巷，不见亲戚故旧往来；十室九空，哪有鸡犬人烟灯火。庭堂倒，围屏何在？寝房烧，床榻无存。后园花下见人头，厨房灶前堆马粪。

楚云娘一路走来，四下观看，见人家房屋东坎西毁，道旁死尸半掩半露，甚是伤心。到了自家门首，全不认得——大门烧了，直至厅前，厦檐塌了，剩下些破椅折桌，俱是烧去半截。走到仪门里，上房门外，虽没烧坏，门窗已尽行拆去；厨房前马粪满地。云娘又惊又恸，正待放声大哭，却好作怪，只见一个老妈妈从她五娘红绣

鞋院子里走出来，蓬头垢面，身上又无布裙，倒把云娘唬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老妈妈也不答应是谁，先呜呜的哭了起来。云娘上前细看，才认的是银纽丝的旧人老马。她一向知南宫吉家富，虽说遭变，未免还有些遗存，故日日来搜寻，不想今日云娘回家。老马因叫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哪里躲来？叫我寻了好几日，哪里没寻到！”又看着慧哥道：“这还是过世老爹的积德。人家好儿好女，也不知拆散了多少，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，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，没伤了天理。”说着，就去细珠怀里接过慧哥来抱。那慧哥饥了半日，哭着要饭吃。一时锅灶俱无，哪里讨米去。老马从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饅头来递与慧哥，才不哭了。因对云娘说道：“这还是兵来时我带的干粮，没吃了——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饭吃，才剩了这个。”

一面说着话，云娘走得乏了，就叫老马同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，问说人家谁亡谁存的信，好不可怜。老马又说：“我在养济院里，亲眼见楚大舅被兵杀了。”云娘听知，又哭了一场。老马又说：“还亏大营催得紧，只在城中驻扎得三日营，没大搜寻。这些烧毁的，都是兵去了，城里土贼放的火，好抢财物。后来又听得金兵说，破了东京，还要回来在临清驻扎，恐咱这里也还躲不过。”只这一句话，早吓得云娘又面如土色，忙和泰定商议道：“这破宅如何宿得？倒不如还往城外买的刘千户家庄上去，如今全福现住那里看破草房。且住这一夜，明日再作商议。”泰定道：“娘这也可说得是，要去就去。”云娘因对着老马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无儿无女，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，肯看往常，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。”老马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说的哪里话，受你老人家的恩多哩！我的两间屋也是烧了，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，那里一宿。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，就有什么东西带不了的，我替你带在身上还放心些。”一行说着，大家走出城来。

那时，日已半西。秋天渐短，及走到庄上，日已落山。全福和

他媳妇子听见云娘到了，慌忙接进屋里坐下。云娘看见三间草屋，偏安着单扇门，当门一条土炕支锅；倒锁着两间，内里柴草堆满。细珠在窗外一张，见有许多大包袱，俱藏在草堆里，乱蓬蓬放着，也不言语。云娘见天色晚了，又没灯油，大家忍饥安歇，只落得一条布被。亏了泰定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，胡乱做些稀粥，云娘、慧哥各吃了半碗，就睡在炕上。细珠和老马在炕前打铺，泰定、全福俱在间壁寻宿。

原来这全福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，后来南宫吉死了，见全寿盗财出去了，也就欺心寻事，终日吵闹，把当铺邓三家衣裳偷了，被云娘逐出，在庄上居住。今见云娘失势，来此逃荒，就生了不良之心，要乘机劫她的财物，奈云娘空身，并无包裹，未知身边有无，不敢动手。他那屋里包裹，俱是乘着兵乱，先到南宫吉家，把云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；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，只不见金银，此心不死。这夜和泰定睡在间壁，用话试探，说道：“这武城县住不得了。当初过世的老头儿积成个大过活，如今便宜外人去了，撇下这寡妇孤儿，咱们领着东奔西躲，一个盘费也没了。难道这些家私，地上的没了，地下的也没有？你我还立个主意，和这寡妇说个明白，拿出来防身，救她母子性命。她寡妇家不知好歹，一时间金兵回来，大家逃命，撇在空宅子里也是瞎账。”这泰定是个好人，也就信了。明日，使细珠把这些话和云娘说了。云娘欲待不听，如今这个身子，又无亲戚兄弟随着她们逃躲，就不取出银子来，也是枉然，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？次日天明，就叫泰定、全福跟随着，和细珠进城来，只留下老马看守慧哥。

同行到城，已是巳牌时候。全福先寻了一把锹、一把斧、一个大皮箱，带在身边。到了宅中，在上房床后楼梯下，找那埋的衣服首饰，已被人尽情掘去，剩两个大坑。云娘只叫得苦。全福在旁冷笑。又走到玳瑁轩东山洞边，揭起太湖石，下埋着一个瓷坛，上盖

铁犁一面，内藏着赤煦煦黄烘烘白灿灿好妙东西。云娘取出，约有一千余金，因说道：“这些东西还是你爹与胡喜讲公事的，就便埋在此处，且取出来度命。”喜得全福、泰定手忙足乱，将一半放在匣内用被包了，盛不尽的，二人解下腰间搭包，装起停当，先拿了出城去等。云娘与细珠也到佛堂里铜佛座下，取出一串胡珠一百单八颗，是南宫吉得的柳君实家的。这两项俱是不义之财，只道取出来度日，谁知取出来是报应作祸，此时谁人得知。云娘将胡珠悄悄缝入贴身衣内，慢慢出宅，同细珠寻旧路回应。及至到了庄上，天色晚了，老马抱慧哥接进屋去不提。

却说泰定、全福得了金银，忙忙奔出城来。全福在路上就和泰定商议道：“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，你我平分一半，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。不然她拿这些东西，敢自家过活不成？遇着那没良心的，连她母子性命也还不保，这财帛也是别人的。”泰定听了，只不答应。又走了一二里，全福就站在路旁小解，树下歇息。泰定见全福背着被包的匣子住下了，也就不走。只见后面一个人，大踏步赶将来，叫声：“老全，你走得好快，等等我，同走一步也好。”泰定二人回头看时，认得是提刑衙门里弓兵李小溪，大家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好惊恐，你在哪里躲来？”泰定笑道：“彼此造化，又重相见了。”李小溪见二人走得慌，又背着个匣子，破被包着，只疑是城里抢的物件，因问道：“是什么东西？”泰定答道：“空宅子里还有些破衣破件，拾将来使用。乱后土贼抢了几次，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，还有甚好东西！”说着话，走了一里多路。李小溪在西村分路，全福赶上，路旁附耳说了许久话。李小溪笑嘻嘻地去了，这二人才回庄上来。全福推走不动，坐一会才走一会，到了庄上，天已昏黑。

云娘见二人不到，正在纳闷；二人到了，方才放心。全福要将匣子放在间壁，泰定不肯，只得放在床下，用些破瓮破席片暂时遮盖，再作商议。二人腰间的，约有二百余金，云娘便不叫他取出，

只说：“你们带的东西，原各人带着罢，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。看过世老爹恩养恁一场，只撇下这点骨肉，也只在恁各人心上罢了。”说着，不觉凄惶泪下。那老马也来说些好话。是夜晚景，买些灯油，全福媳妇杀鸡煮饭，大家吃了一饱。全福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，把泰定哄个大醉，大家睡去。正是：

费尽机谋百种心，安知天道巧相寻。
东邻失物西邻得，江上私船海上沉。
暗室可能辞艳色，道旁谁肯返遗金。
由来鸩脯难充饱，割肉填还苦更深。

却说全福用烧酒哄醉泰定，约有一更时候，自家爬起来，取了一杆朴刀在手，悄悄去西村访李小溪说话。那李小溪原是路旁先约就的，知道全福要来，先沽下二斤烧酒，点着灯守他。忽听狗叫，小溪迎出门来，把全福邀在东边一间小屋炕上坐下，叫浑家筛起酒来。全福说：“且休吃酒。”就把这楚云娘取出金银之事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且是送上门的一股横财，取之甚易，不可失了机会。”原来，李小溪是积年在衙门里的蠹贼，近因乱后，也和这些土贼俱有首尾，一闻此言，如何不喜？跳起来和全福说道：“这宗财有两样取法，有善取，有恶取，只要做得妙才是手段。”全福问道：“怎么是善取，是恶取？”李小溪道：“若要恶取，如今趁着大乱，没有王法，传将咱的十弟兄来，明火持杖，打开门，把楚云娘、泰定杀了，把细珠卖了，财作众人平分，你我多得一半。南宫吉原是外住的破落户起家，没有什么亲族，日后说着是大乱，被土贼杀了，不知几时才有王法，哪个来告状？这是恶取。只是用的人多，也要多分些去。莫若善取更妙，趁着三四更天，黑地里又无月色，找叫着我的儿子李大汉同你我三人，只用一个火把将草屋烧着，一声喊起，大

家齐说有贼，那泰定是胆小后生，和云娘一家要跑走逃命；放条路着他走了，后面吆喝着赶杀，只丢两块石头，吓得他走头没命，哪个敢回来！咱们却将那银子拿来藏下，日后只说有贼劫去，连你还做个好人，下次好相见。我和你三七分，情愿让你一半。你说此计何如？善取其财，还不伤天理，岂不是两全之美！”全福听了，喜欢得当不得，因跳起来说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今晚有三更了，就该早去，怕天明有人，行走不便。这些东西，连我的几个衣包，俱寄在你家罢，好搪人的眼目，我也就搬在你这村里住了。”商量已定，即时叫大儿子李大汉出来——也有三十来岁一条壮汉，专以赌博剪络为生，也是一路的人——各拿回朴刀，将烧酒筛热，吃了几大碗，助胆而行。

来到刘家庄上，先把场围一垛杆草点起，跳过墙去，烧起后边屋檐来，全福大叫“有贼”。唬得泰定爬起，百忙里穿不上裤子，赤着脚叫：“细珠开门，快往外跑！”这几个妇女，哪个是有胆的。云娘只吓得乱颤，先抱起慧哥来。泰定、细珠搀着云娘，往外黑影里不顾高低，一步一跌，只往无火处乱走。只听一片声喊，说：“休叫走了，赶上拿人！”唬得楚云娘、细珠、老马各不相顾，俱伏在墙外蒿子地里。只听得石块乱打将来，云娘抱着慧哥，黑暗地里哪里藏躲得及，早有一块砖头打将来，把慧哥的头打破，大叫一声，早没气了。云娘也顾不得孩儿死活，抱着走过庄外河崖林子里，伏成一堆，用袖子将慧哥口挡得严严的，哪敢放他啼哭。直等到五更时候，庄上狗还乱吠，火也不明了，人也不喊了。

天色渐明，泰定扶着云娘，不敢回庄，可往哪里去？正在惊慌间，那全福已将金银和他的包袱细软之物，俱付与李小溪父子挑去，却来找寻云娘。知在河边林里，远远放声哭将来，大叫：“天杀我了！”一步一声，走到云娘跟前，跪倒在地大哭道：“连我的包袱衣裳、几年挣的过活，都被抢去了。”说毕又哭。连泰定也信了。云

娘抱起慧哥一看，额角上已打伤，急忙用棉花塞好，抱着复回庄来。一间草屋已烧了半间；收拾的房里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一堆乱草。云娘不觉放声大哭，老马劝个不住。“待要寻个无常，又有死人留下的这点孽种，往前日子怎么样过！”正说着话，全福媳妇来，哭一会儿，吵一会儿，说是带了银子来，连累她家穷了，也要搬了，不在这孤庄子上守着几间破屋，倒像还有银子一般。一面说着，一面全福就去揭锅，收拾破盆木杓、粗碗草席，做了一担挑起来，辞了云娘，和他媳妇竟扬长去了。

云娘寻思：今夜就没处安身，哪里去好？倒是老马道：“我想起一条路来，你该去寻他，且住些时，听听乱信，再作计较。”正是：荣华趋奉人人有，患难扶持个个无。

此一去有分教：

云娘再走风尘，历尽东南西北苦；
分开母子，遍尝兵火雪霜贫。

不知老马说哪里去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